

最新回忆的情感散文作品(大全8篇)

即兴是艺术中的一种极具挑战性的形式，需要艺术家具备快速思考和应变的能力。在即兴表达中，如何平衡自我表达和与他人的互动，使交流更加顺畅和有效？小编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即兴舞蹈的视频，让我们一起欣赏这些充满活力和创意的表演吧。

回忆的情感散文作品篇一

儿时，每到农历的八月十五，生产队里都要休息一天，尽管是秋收繁忙的黄金季节，这年中秋，我们这个二百多人的小村子，队里给杀了一条牛，全队社员都热热闹闹分上了鲜美的牛肉。那场面，不亚于召开一个小型的交流会，大家有说有笑各自把牛肉拿回了家。

准备着中午的美餐。下午，母亲和姐姐在家里就烙起了月饼。我看到她们一会儿和面，一会儿弄糖，一会儿弄馅儿，忙得不可开交。弟弟哪也不走，就守在锅旁……直到月上枝头，母亲终于叫我们了，回家吃月饼了，我高兴的一蹦一跳，从早上盼到现在了，真感到除了过大年，就属今天快乐了。我们一家人围着月饼坐成了一个大圆，父亲说，先不要动，月饼和西瓜要先敬给月亮吃。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在这样的秋夜，我反复浅吟着杜甫的诗，体会着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一轮明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回忆的情感散文作品篇二

有那么些时候，记忆总会在不经意间，像洪水一样喷涌而出，直到冲跨内心的所有防线。

今天晴空万里，昨天的你是否一切都还安好？

那会儿携手之时有太多美丽的回忆，直到分道之时，一切都破碎得那样完全，回忆碎了一地，却怎样拾也拾不起。道一句平安的机会都没有，就彼此成为了陌路。

青春啊！你怎能如此决绝？

谁没有几点故事，谁没有几滴泪水。

一路磕磕绊绊，到最后却还是一个人，一个感受着落寞，一个人去拾起那一片一片的回忆。最后几个人的落寞，变成了一个落寞。

今天，站在桥上，不知道该向左还是向右了，前方一片混沌。或许前面有很多人能陪伴着一起旅行，一起看人生的繁华落寞。但是却不敢再向前迈了。在回忆的沙洲中迷失了自己。

曾经的人，我伫立于此向你许下安好！

回忆的情感散文作品篇三

更阑中满目的烛光与天幕中的那轮月遥相呼应，抬颌是月，低头也沉湎于婵娟的清辉之中。

中秋，亦是家人团聚时节，也是外婆的生日。去年的今日，随着家人前往外婆家庆生。母亲手拎小包臂中挂着大包，各水果月饼带往外婆家中。当门铃一响，外婆一打开门，看见母亲，便笑靥如花，哪管我们手中带着的上好的昂贵的礼物，只是看着我们便心满意足地招呼我们进门。

晚饭后，腹中些许积食，便坐于表哥房间的地板上阅起了小书。闾里儿童，连宵嬉戏，更是入侵了我所在的房间，外婆见了便立即将他们赶到另外一个房间去玩耍。

“阿冰啊，你这个口袋好放东西吗？”外婆缓慢地走到我身

旁并蹲了下来，脸凑近我低声问道。

我专注于看书，在听见外婆的问题后“嗯”了一声头也没抬一下“可以啊”。须臾间，外婆迅速地将早已紧握在龟裂的手中那已经略微发皱的、卷好了的、整齐的百元钞票塞于我的口袋。

“外婆你这是干什么？”我一脸惊慌地撇头看向外婆，只见外婆的脸上攀满了各粗细的皱纹，眼睛被上方耷拉着的眼皮遮去了一半，但却异常坚定和严厉。这样的外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不准告诉别人！”外婆的声音变得短促清晰以及沉稳，随后又变得轻柔了许多，她继续徐徐地说道，“不能告诉你的妈妈，你舅妈也不行，总之，不能告诉其他人。这个是给你和你姐姐学习用的……我平常去不了你们那……”她说完停顿一会，似在思考，但见得我一时愣住，又重复地让我不要告诉别人，一边用手掌用力推了推我的胳膊，问我听到没有，想从我的嘴中听到最能令她最满意的答案。

我惊慌失措，忙从口袋里将钱取出来，可又被外婆狠狠地摀了回去。她回头望望四周，又转回来，凑近了，开口便是更加轻微且低沉，仅有我们二人才可听清的声音重复着相同的话。

见我没有再过多反应，她缓缓地站了起来，倚着门，双手交叉抱胸，一条腿稍稍弯曲，另一条向前一小步。她恢复了笑容，将右手伸出比了个七，笑盈盈得说道：“我今年70了……”她顿了顿，将头瞥向另一边，没继续往下说。我愣住了，仿佛意识到了什么，我缓缓低下头，眼神黯淡，眼眶潮潮的。说罢，她便离开了房间。

随后，位于客厅的母亲大声招呼我来吃东西，当我再次来到外婆面前。外婆像没事人似的，与他人谈笑风生。我黯然失

色，待一会儿，便回到了房间。

暮暮秋色中，瑟瑟萧风拂过月边的云翳；拂上我们的脸庞，月圆下的任何事物皆氤氲了专属于中秋的玳瑁色。我搬了把破旧不堪的老藤椅来到窗边，坐于外婆旁，顷刻的徐风泄入窗棂，外婆满头的银丝随风漂浮在空中，她的脸上的皱纹在此时显得分外美丽，都是岁月的痕迹啊。我将头撇回来，凝视着空中那轻裹在云锦之中的圆月。

圆月依旧，那爱亦是依旧吧。

回忆的情感散文作品篇四

9月9日，父亲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此刻，泪水不由得涌满双眼。

十年来，我常常想起我的父亲；十年来，我常常想写写我的父亲。

9月8日夜里，我打开电脑想写点东西，脑子里一直很乱，什么也写不了，于是就玩电脑上windows系统自带的“蜘蛛”游戏。我以为那副牌很容易就能过去，但一次次退回重来，却怎么也过不去。就这样到了9日凌晨一点，更觉得心烦意乱。这时，电话忽然响了起来，我拿起电话，听到了大哥低沉的声音：“爸不行了。”我似乎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有点发愣，大哥顿了顿又说：“已经落气了。”我一下子跪在地下，浑身颤抖不已。过了一会儿，我脑子有点转过圈来，就打电话给在省肿瘤医院陪护各自妻子的二哥和弟弟，商量立即赶回新野。

我们上午赶回新野时，父亲的遗体早已被大哥他们移到了他家一楼的大厅里，安放在了透明冷藏棺中。我们到家后，执事的亲友错开棺盖，掀开覆在父亲脸上的黄色锦帕，让我们看了看父亲最后的容颜。父亲因心缘性猝死而去世，脸色如

常，非常安详。这使我觉得父亲只是睡着了躺在那里，随时都会醒来，我甚至疑心冷藏棺的低温会冻坏了父亲，使他无法醒来。

夜里，我坐在父亲的遗体边上，为他守灵。当兄弟、亲友们因为劳累躺在地上休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望着静静躺着的父亲，忽然觉得死亡离我是那么的近，忽然对人生有了更深的理解。

父亲讳兆麟，生于甲戌年腊月初四，按公历算应该是1935年元月8日；他去世的这天是庚辰年八月十二，按中国传统的算法父亲享年66岁。我出生的时候父亲虚龄33岁，33年之后父亲离我远去，我33岁。以前，父亲健在，我一直觉得死亡离自己是一个无限遥远的事情，因为不论什么都有父亲挡在前面，不必自己直接面对。此刻坐在父亲的遗体旁边，我忽然发现，挡在我前面的这堵墙没了，一切都需要我直接面对了，包括死亡。这时我想，如果我的寿命和父亲一样，那我的生命历程已经走完了一半。以前我曾经对死亡充满了巨大的恐惧，此刻我忽然明白，死亡其实就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生的本质就是这样。于是霎那间，我对死亡的恐惧消失了。

父亲是祖父的长子，但祖父弟兄两个，哥哥没有儿子，所以按传统的伦理，父亲应该过继给祖父的兄长（我们叫大爷），做大爷的儿子。祖父的前几代都是读书人，他的爷爷还中过秀才。以前听我父亲说过，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的侄子好像叫谭遂从京城回乡路过我家。那时已到深秋初冬，谭遂穿着单衣到我家寻求些吃食，吃过之后还写了一首诗。父亲能完整地背下那首诗，曾说给我听，我如今记得的只有最后一句：“天赐暂叫一刻安。”到我祖父这里，因为其父母去世得早，祖父似乎并没有读书。大爷是读了书的，写得一手好字，据说家乡那一带当时的碑刻什么的都出自他的手笔，他后来做了中医。父亲因为名义上是大爷的儿子，就跟他学了中医。我小的时候，还在家里见到父亲小时候抄写的医书，整整齐齐的小楷。但父亲并没有做医生，新中国成立后，他

于1951年考上了河南省供销干校，并在那里认识了我的母亲。

父亲于1952年被分配在了郾城县供销社工作，母亲被分配到了许昌地区供销社工作，他们结婚后母亲才调到了漯河市供销社。当时，供销社的地位非常重要，几乎所有的经济工作都是供销社做，郾城县供销社有两位还是三位主任都是县委常委。父亲有很好的古文功底，写得一手好文章，当时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单位的各种材料也多出自他的手笔，而且也打得一手好算盘，于业务工作也很熟悉。大约当时父亲在单位因为能干是很出风头的。但父亲为人却很耿直，看到不顺眼的事都要直说，而且说话又很直接，不大中听，为此得罪了人却不自知。于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刚刚22岁的父亲很快就被打成了右派，而且是极右。此后，父亲先后被送到内黄农场、西华农场、三门峡铁路工地劳改。到1962年7月，父亲获准返乡，他放弃了到农场的安排，回到了他的祖居地何坑，作为“五类分子”继续劳动改造。直到1978底，在没有正式平反前，父亲于冬至前返回郾城县供销社上班。此时，历经磨难的母亲早已调回新野，我们四弟兄也都在新野。正式平反后，父亲调回了新野。调回新野的父亲本应对口到供销社工作，但县里认为他文章写得好，让他到县广播站做了编辑。后来，父亲又到县地方志主编《新野县志》，在退休后还受聘编写了几本专业志书，撰写了《邓氏族史》，发表了很多文章。父亲是一个很敬业的人。史志办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很边缘的部门，远不如在县广播站（后发展为县电台、电视台）实惠。但父亲编起地方志却很投入，所编的《新野县志》还获了奖，他也成为全国的史志先进工作者。他喜欢编地方志也不是为了图个虚名，《新野县志》主要由他主编、撰稿，最后主编由别人署名，他只署名副主编，他也没什么怨言。

父亲性格耿直，却是个热心肠的人，非常乐于助人，而且对人十分宽容。他回到郾城后，见到那些当时整他，让他遭受20多年磨难的人，却坦诚以待，似乎完全原谅了他们。父亲回到新野，那些以前整过他的家乡人找他帮忙，他也真诚

地帮他们办事。在他蒙难期间远远离开的亲戚，父亲在恢复工作后则备上礼品和我母亲一起一一看望，修好了关系，并帮他们办了很多事。直到今天，想起父亲，我都对他这种博大的胸怀感到由衷的敬佩。

父亲22岁被错划为“右派”，经过了差不多22年的改造，于1979被正式平反，又度过了差不多22年时光，最后离了我们。

他去世后，我常常深有愧为人子之憾。父亲于5月3日发现有轻度心肌梗塞，在新野的医院做了治疗。到10月22日再度出现心梗，由于当地公疗不负责任的治疗，使病情不断加重。后来检查发现，其实他第一次心梗时医院根本就没将血管疏通，我哥哥他们要求使用并承诺可以自费的特效药他们根本就没有使用，第二次又是如此。后来经过县医院的治疗，虽然保住了生命，但心肌大面积坏死，出现了严重的心衰，已不能再承受郑州治疗的长途颠簸。在父亲去世后，我常常想，如果我早些把他接到郑州治疗，他肯定不会这么早地离开。这一点，从此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子欲养而亲不在。”父亲去世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当我有一些小小的成绩的时候，我希望能说给父亲，希望他能分享我的喜悦，希望他知道由他延续给我的祖先的生命流仍在继续并对社会发挥了积极的意义，通俗地说，他和他的儿子没有辱没祖先。父亲走了，我无法将这些说给我的父亲，于是感到自己所做的一切的意义都大打折扣。当我的人生遇到难题的时候，我希望能说给父亲，希望他能以他的人生经历为我解惑。父亲走了，我只有自己默默地面对一切。

十年了，我多么希望真的有一个天国，父亲就在那里，有一天我也去到那里，承欢膝下，和他一起幸福地生活。

回忆的情感散文作品篇五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他显然消瘦了很多，八十六岁的老人，已经和肺结核及肺癌双重病魔，奋战了一年多，如今他，眼神有些呆滞，精疲力尽的躺在床上。

哥哥递给我一个口罩，我们都知道结核有传染，我们有些许恐慌，这是心里话。坐在床边拉着父亲的手，冰凉刺骨，那一刻眼泪迷了眼。父亲还有些潜意识，望着我挤出一丝笑容，还是那么熟悉，父亲双眼深陷，额头皱纹紧密交错，脸色惨白，嘴唇有些乌黑，消瘦的身体令我心疼。

癌症是生命的终结者，父亲却在用不屈的信念，和不舍的意志抗拒死亡，死亡真的只有一步之遥。

我深知，父亲随时会离开我们，那天，父亲很清醒拉着我的手，小丫头我不怕死，我只是舍不得我的儿女，我真的舍不得儿女们，此刻父亲象极了孩子，没有哽咽声，只有热泪奔流，他太虚弱了，也太累了。我抱着父亲，他靠在我肩上，我们都流着眼泪，也许沉默是最好的安慰。

缓解之后，父亲离开我的肩膀，用枯瘦的双手替我擦拭眼泪，我静静的不动，任凭父亲用温柔的眼神注视我，父亲伟大的父爱。

父亲是座山，是我的依靠，是我的骄傲，

照顾父亲的那些日子，是我最幸福最难受的日子，我很欣慰能够陪伴父亲左右，看到病痛折磨父亲时，我特别难受，无法言语。每天靠小米粥为持生命，一个坚强的老父亲，让我学会了坚强，热爱生命。

之后父亲始终没有清醒过，迷迷糊糊的度日，我总是拉着父亲的手，自言自语说些从前的事情，说到伤心处，就会哭泣，

我总感觉父亲会用力的回握我的手，这是一种心灵传递，我感觉得到。

死亡带走了父亲，在那个平凡的日子，阴历四月初四，零晨一点四十分。

其实父亲一直都在，在我尘封的记忆里，在那些快乐的时光中，牵着我的小手，血液里流淌着属于父亲独有的执着。

回忆的情感散文作品篇六

等我们老的时候，

相依相随，退却了青涩年华

日光倾城 浅浅耳语。

等我们老的时候，

浅忆种种曾经，

曾经放纵的笑声 傻傻的行为

心里突然涌出

淡淡的触动 微微的`感伤

等我们老的时候，

我们六个孩子， 历经了人生百态

愿黄昏日下

我们都与最爱的人执手 相聚一方

聊聊年少轻狂 岁月感伤

我们老了

学着看淡，学着不强求 牵住彼此的手，

一生细水长流地把风景看透

花前月下暂相逢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我们六个在一起

诉说着当年的糗事 想起彼时的温暖时光

回忆温婉

愿我们

在时光之间

细数着流水落花的一份恬静安然

回忆的情感散文作品篇七

中秋佳节，在我心里是美的象征。就如端午节划龙舟的热闹和春节团圆的喜庆一样。但又有别于端午节和春节，它更在我心中有着别样的情怀和思念！

小时候看电视剧《西游记》，八月十五中秋节时，玉皇大帝组织了盛大的歌舞晚会，晚宴的餐桌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大大的心形鲜桃，淡黄中带着粉红，隔着屏幕就能闻到那诱人的香味。这可是桃子最甜最脆的时候。还有那红

彤彤的苹果、又大又肥的香蕉、晶莹剔透的葡萄……都在我面前闪烁着金光，让我垂涎欲滴！

尤其是天蓬元帅（猪八戒），盯着美得无法形容的广寒仙子（嫦娥）跳舞时，手里拿根剥了皮的香蕉，张着大大的嘴巴，又不吃，只傻傻地、痴痴地看着广寒仙子的舞姿，真让我恨得牙痒痒！这么美味的香蕉他都不吃，而我又吃不着，只能干着急。不过美丽的嫦娥姐姐也从此在我小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美艳绝伦难以磨灭的印象。直到现在，见到商店里月饼盒上的嫦娥奔月图，也忍不住要多看几眼。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多么通透豁达的思想啊！让千百年来被情所困、又无法团聚的人们争相传颂。唐玄宗为杨贵妃在中秋佳节创作的《霓裳羽衣曲》，也被后世的文人雅士们作为典故用在诗词歌赋里表达爱意。因此，中秋的明月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美好情感的寄托！

但在小时候，家乡的中秋节却是寡淡的。劳累了一天的大伯、大婶们吃了晚饭，端着板凳坐在家门前，抬头看到苍茫的夜空挂着一轮又大又圆的明月，阵阵凉风把秋老虎带来的酷热扫得一干二净，并带有几分凉意时，才恍然记起，“哦，又到八月十五中秋了！”

这些农村的人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能离开家乡到外地工作的只是零星的几个人罢了。除了生与死的别离，基本上长年生活在一起。他们的情谊在平日相互的体谅中，早已融入到点点滴滴的生活中，不必再借明月来表达，而是直接朴实地给予着。

爸爸是那外出的零星几人中的一个，长年在省城工作，除了每年二至三次的休假外，平日里他一人孤身在外，应该时常会想家吧？我从未问，爸爸也从未说。只是每次回家都要为全家人带来不同的礼物：妈妈的是抹脸的油，染发剂等；哥哥的是学习用品；我和姐姐是衣服和鞋子。还带回很多的糖

果分给左邻右舍。

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中秋节这天下午，爸爸回家了。全家都喜气洋洋像过年似的。尤其是我，左盼右盼的爸爸终于回来了！邻居们也都高兴地来串门，听爸爸讲外面的趣闻。我则开心地坐在爸爸腿上吃糖果。那天还多了一样零食：月饼。那是我第一次吃到城里的月饼。城里的月饼就是比妈妈在村头小卖铺买的要好吃。又甜又软，又细腻，裹着不同的馅料——豆沙、凤梨、蛋黄，芝麻，入口即化。特别是豆沙月饼，甜而不腻，放入口中不用咀嚼，只需用舌尖轻轻抵一下就化了，并带着股淡淡的清香。不像村里的月饼，总是包着白糖和冰糖甜得腻人乏味。

到了傍晚，我们全家坐在葡萄架下的院子里，吃着月饼，讲着趣闻，好不开心。那时的我还不懂得赏月，在欢声笑语中只一个劲地嚷着要爸妈唱歌。妈妈唱了首革命歌曲，什么歌名根本不知道。爸爸也会唱，小声地附和，有点喊口号的意味。只是和着妈妈那甜而细的歌喉，感觉还算温存。接着爸爸开始唱了。他唱的是《红梅赞》，那低沉、浑厚又有磁性的声音，至今还常常在我耳边萦绕。爸爸在长音处的断开、换气，都恰到好处，比歌唱家唱的都要好。像是在低声述说着一段让人唏嘘不已的往事，连我们小孩子听了也禁不住地叹息。

哥哥唱的最不好听，因为他正处于变声期，高音的地方唱不上，低音的地方又唱不出，惹得我们哈哈大笑。哥哥气得不时地拿眼瞪我，但我还是忍不住笑，然后不断地为他鼓掌、喝彩；姐姐唱的是我们小学刚学的《回娘家》，有好多地方都跑调了。后来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也许月亮也为我家的团聚高兴累了，她没有来到我的梦里。

那年中秋，是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度过的唯一一个中秋节。后来因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除了春节，我们一大家子再也没有在中秋节团聚过。

时光匆匆，从前的小女孩长大了。爸爸妈妈也走向了老迈。而哥哥在十年前因病已离我们远去。当年的人都改变了模样。只有当初的月亮，还是那样圆那样大。当年和全家度过的那个中秋节，也是那样完美和快乐。

回忆的情感散文作品篇八

前几天给父亲打电话，得知在我家地里建变电站一事马上成为现实，心里不由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想，父亲年逾花甲，可该享享清福了。

父亲虽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但他的正直善良、聪明睿智、豁达大度与见多识广，使他的言谈举止，一颦一笑都显示着他的斯文与气派，以至于我师范同学误认为父亲是教师，抑或是做其他什么工作的，反正不像农民。

我为同学们的误解而高兴。我经常听父亲说他上学时，成绩特好，但因我家不是贫民，而是中农，所以没被推荐继续上学，完小就是他的最高学历。后来，一远房亲戚是我们那一带著名的老中医，看他是个好苗子，欲传授医术于父亲，但爷爷觉得不能好好挣工分养家糊口，硬是不让学。现在想想，父亲真的是生不逢时，被埋没在那个不论知识能力只讲家庭出身的浑浑噩噩且贫穷落后的年代。

但金子总是要发光的。听母亲说，在生产队里，父亲年纪轻轻就是队长，且特有威信，当时我还不记事，对此不以为然。后来渐谙世事，眼见得家族中大小事务，以及谁家兄弟有矛盾、婆媳吵架、邻里纠纷等诸多难题，都来寻父亲帮忙，且一经公平正直的父亲调停，一切便妥妥帖帖，我便愈发崇拜父亲了。

但父亲有一样却让我老不满意了。记得我小时候，他经常与母亲吵架，甚至还打母亲，每每此时，我和二妹只会陪着母亲抹眼泪，毫无办法。曾记得，小学高年级时，我曾为此给

父亲写一封信，让他善待母亲，但父亲可能觉得跟我说我也不理解，就没有理会我。及至后来我长大成熟，才清晰地认识到，母亲虽然也心地善良，但与父亲的差距何其大也！一个愚笨且一字不识，一个聪明且能力超常；一个心量狭小，一个宽容大度；一个悲观，一个乐观……现在想来，虽然他打母亲不对，但当时年轻气盛的他能与母亲坚守着这段婚姻已属不易。所幸的是，随着年岁渐长，父亲的脾气已被磨得少了棱角，且作为大女儿的我也经常劝慰母亲少管事，一切听我父亲料理，因为他有能力，家里家外全是一把好手，还老夸她有福气，跟了这么能干的丈夫。母亲其实很犟，但对于我的很多话她却听得进去，于是二人关系也比以前好多了。

父亲虽然知书达礼，豁达乐观，但生在农村，他依然没摆脱那可怕观念：想要个男孩，虽然他那么地爱我们这三个女孩。我十岁时，三妹出生了，二姑家弟兄俩，所以特想抱养三妹，父亲也心动了些，因为他还想再要男孩，所以很清楚自己一生该有多么劳累。但第二天父亲便去二姑家，果断地把三妹接回了家，说不能把孩子送人，这辈子就算再苦再累他也认了。

天不负他，继三妹出生后两年，大弟出生了，我们全家欢乐异常。我也骤感压力倍增，父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让我想不到的是，二弟在三年之后又出生了，当时我已十五岁，内心早熟的我已异常清楚这个家庭未来的艰辛，于是在二弟出生两天内我都没往近前看看，且无一丝笑容，甚至黑着脸，只默默地照顾着三妹和大弟，做着自己该做的一切家务活儿。记不清当时爹对我当时的作为报以怎样的眼神，反正他什么都没说。后来，小弟的可爱慢慢使我消除了内心的芥蒂。现在想来，父亲竟不对我这个他一向认为懂事的女儿发一点脾气，对我该是多么地理解与疼爱啊！

姐妹兄弟五人便注定了爹一生的艰辛与劳累，更可恨的是，在二弟出生后两三个月，又发生了一件无异于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的事——父亲因卖棉花出车祸了。车上好几个人，有

一位年龄大些的本家摔死了。现在想起来我还心有余悸。父亲虽然保全了性命，但右肩的肩胛骨外侧上翘，并且永远治不好，所以每每干重活右肩膀尤其不舒服。

但家庭的重担犹如一支鞭子，催促着身有伤残的父亲没有一丝消停。他起早贪黑，经营着自家的十里地，除此之外，他先后和人合伙包荒地、喂鸭子、开磨坊、开推土机，自己又养羊、养牛……但家里孩子多，且都上学，还是入不敷出，自我记事以来，家里或多或少地没少过外债。

后来我师范毕业，虽然每月只有一百多元的工资，但毕竟能接济接济家里了，且在本村教学，不上班时还能帮父母干干农活，家里大事小情也能帮着处理，内心甚感欣慰。父亲也很高兴，有一次喝醉酒了，他跟我说：“闺女啊，你要是个儿子多好啊！”听了他的醉话我内心阵阵酸楚，若非生活重压，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吗？他多想让人帮一把啊！可他知道女儿大了要嫁人，嫁了人便不再属于他！可他却不知道一直崇敬他的`女儿一刻都没忘记为他分忧解难！

所幸上苍保佑正直善良的父亲，安排给他一个好女婿——我的老公。我俩每每接济于他，并把姐弟三人都带到我这儿读初中，吃穿住用全由我俩包了。父亲在倍感欣慰的同时经常又会自责与内疚，觉得对不起我，那次因为我给儿子断奶早，父亲竟当着我的面哭了，说是因为弟妹在我这儿上学，我负担重太忙才这样折磨自己的孩子的。我一个劲儿地解释，孩子都一岁了，该断奶了。可他就是不听，只是埋怨自己。唉，我可敬可怜的父亲！

正是因为父亲身体力行的无言的教育，我们姐妹兄弟在邻里中是出了名的懂事，更可喜的是小妹考上了河南财经学院，小弟竟然考上了北京大学，让父亲在全县都出了名。当时学校领导也接见了她，县乡两级领导纷纷到家里问候、资助，父亲还上了电视，十里八村的人都因此认识了他。这时的父亲真的是打心眼儿里高兴啊，写满沧桑的满脸褶子也开成了

一朵花。这不仅是给他挣足了面子，更是圆了他一生未圆的求学梦啊！

街坊四邻都夸父亲教子有方，家里出了三个大学生，可父亲在哈哈大笑的同时一般都会稍带着夸夸我俩，说要不是大女儿和女婿，小姐弟俩也走不到这一步。邻居习惯称我为大学生，其实我只是一个中师生，一为当时这是初中毕业后最流行的捷径，二为家庭条件所迫，我也打消了上高中考大学的计划。后来每提及此事，父亲便有悔意，我马上劝解，上中专是我们那时流行的，不怪他。

自二弟考上北大，连母校带县乡两级政府资助，还有二弟自己办助学贷款，且领学校的助学金，基本上不花家里的钱，家里便宽松了些，父亲心里畅快极了。三妹和大弟都成了家，且都过得不错。我、三妹、小弟都不在他身边，所以三妹或二弟回来，父亲便召集我们去家里聚会。一家人其乐融融，父亲更是合不拢嘴，孙字辈的都爱亲近父亲，每听到父亲回应一声声“姥爷、爷爷”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父亲透心的甜蜜。

前年过年的时候，父亲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竟然当着弟妹夸我和老公的劳苦功高，并执意要给我两万块钱，说是我们结婚后因为什么什么的借的钱，其实我都记不清什么原因了，他却牢牢记得，并说他们姐弟三人在我们这儿，我们一应全包的就不算了，想我不会要。唉，我可敬的父亲！别说是我，就连老公也是坚决不要，但不接着，父亲便心不安。于是我们公开宣布，暂时给他存着，等他盖房子时一并再给他。

这两年，父亲年逾花甲，体力已大不如以前，家里的十里地对于他来说已力不从心，大弟年轻不通活路，且长年在外打工。现在虽然二弟尚未成家，但他北大博士马上毕业，前途自是无量，我们都不担心。父亲任务不大，也该歇歇了。但若让他把地租给别人种，得少得可怜的租金，他定会不同意。

现在变电站占一半地，给一大笔补偿款，那一半用作材料及工人居住用地。父亲今年可以歇歇了，等将来再种另一半也不紧张了。

可父亲闲不住，又去县城医疗器械厂做些建设方面的杂活儿，父亲的组织领导能力又一次显现，干了几天之后被老板看中，自然成为十几个人的领导。我们都心疼父亲，可他说歇着难受，且干这活儿靠的是恒劲儿，倒不像农活抢收抢种的那么紧张和劳累，让我们不要担心。

父亲操劳了大半生，也该享享清福了。我去年就跟二弟安排，等他在北京安住脚，趁父母脚腿还利索，一定要让父母去北京玩几天，也见见大世面！但愿我的愿望能尽快实现。

父亲从没打骂过我们每个人，但他在我们姐妹兄弟面前却极有威严；父亲从没絮絮叨叨地教我们这个如何做，那个如何做，但他的为人处事的朴实厚道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父亲从没说过甚至想过我们能回报给他什么，但我们姐妹兄弟，包括他的女婿、儿媳及孙字辈，都对他尊敬有加，孝顺备至。

人说父亲是山，但我觉得比山还高，欲与天齐；人说父亲是海，但我觉得比海还深，深不可测；人说父亲是梯，但我觉得比梯还长，直插云霄。

谨以此篇献给我敬爱的老父亲，愿他健康长寿，幸福快乐！